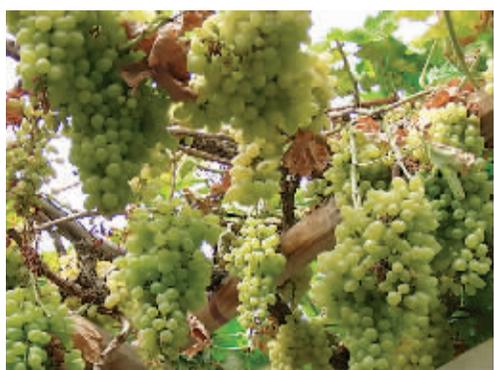


硕果

徐学平

(摄影诗)



季节的企盼
张扬在支架上
把滚圆滚圆的梦
膨胀成充实的句号
诱惑目光的贪婪
任惊叹在遐想里翻卷
岁月凝聚风雨的倾注

吮吸着精心
积累着结晶
量在演绎中升华
于是
收获摆在了眼前
苦也变成了甜



蝶恋花(国画)

张银波 作

其实叔叔一家很亲

寒 蝉

婶婶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春香妹妹不行了，得的是癌症，已经十多天不吃东西了，婶婶在电话里虽然没有说让我回去，但婶婶的心思我是知道的，她是想让我再见这个妹妹最后一面。虽然我有思想准备，但见到妹妹时还是很吃惊。她坐着，两腿笔直地并在一起，上身向前倾着，头低垂在胸前，脊柱已经变形了，胳膊肿得有小碗那么粗。她不能躺、不能站，侧一下身都会疼如刀割，已经这样坐了半个多月了。听见我来了，她想抬头却抬不了，只是向上斜着翻了一下眼问：“默默来了吗？”当听到我否定的回答时，她很失望，接着就垂下泪来：“姐，我快不行了，救救我吧！”

我老家在驻马店市平舆县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这里不是旱就是涝，经常没有收成。父亲经常给叔叔寄钱，可很少见叔叔家有人来，后来我的女儿默默没人照看，叔叔就让春香妹妹来了。两年后，婆家一直催她出嫁，她就回去了。我见到叔叔婶婶是父亲在井下的一次事故中去世的时候，那次叔叔婶婶都来了。以后每年的年底他们都来一次，带些花生、大豆、香油什么的。因为妹妹在我这里几年，我除了给她添衣服，从没给过工钱，所以每次叔叔来，我都给足他们来回的车票钱，再把不穿的衣服送给他们几包。每当此时，母亲就对叔叔说，没事别来回跑了，过年打个电话就行了。叔叔说：“那哪行呀，如今没俺哥了，日

子再紧也得经常来看看您呀。”直到那年弟弟下岗，母亲开的小卖铺也关了张，母亲才像训小孩子一样告诉他们以后没事不要乱跑了，还嘱咐我不要再给叔叔那么多钱。那一次，我只给叔叔买了一张返程票。叔叔知道嫂子真生气了，就再没来过，只是偶尔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。

在老家住了几天，才知道妹妹已病了一年多了，因为怕我们担心一直没告诉我们。在老家的那几天，我深切地感受到亲情的温馨，叔叔一天到晚让婶婶给我做好吃的，还领着我看三满囤的粮食；婶婶抱出一床新被子说，都做好两年了，一直没空给你们送。还说，咱这闺女出嫁，都时兴娘家送床被子，那些年你婶穷，送不起，觉得对不起你，这一直是婶的一块心病，说着婶就泪眼婆娑的了。看着新里新表新棉花的被子，想着婚后二十多年婶婶对我的牵挂，我的眼里也噙满了泪花。

那些天，我也了解了家乡的变化，农田治理了，旱涝保收了；两个妹妹去了新疆，摘棉花、搞废品收购一个月有上千元的收入；两个弟弟在西藏的建筑工地上，每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。村里家家盖起了新房，乡亲们也都富了。

因为有工作，我住了几天就准备往回返，春香妹子拉着我的衣角，不说话，只是不停地掉眼泪，谁劝也不松手。直到我说回去给她找好大夫，她才恋恋不舍地把手慢慢松开。婶婶给我准备了一大壶香油、一袋子麦仁、一大兜我喜欢吃的咸鸭蛋，还有那床叠不拢的厚棉被。一家人把我送到几十里以外的镇上，车开出很远了，还见叔叔一家人在向我这边眺望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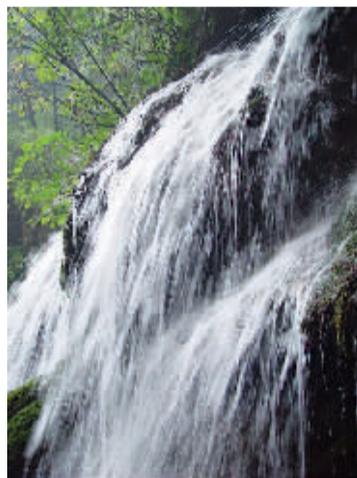
我把叔叔一家的情况告诉了母亲，母亲流泪横流地说，你叔叔一家是真亲你们，就是过去太穷了，以后我不在了，也不许忘了你叔叔一家……

回来后，我每天都给老家打电话，询问妹妹的病情，也四处寻医问药，直到十多天后，我告诉婶婶打听到了一个老中医时，婶婶才告诉我，其实妹妹在我走后的当天夜里就去世了，只是怕我们跟着伤心而一直瞒着……



三十功名坐与土
八千里路云和月(篆刻)

张玉景 作



飞流直下三千尺

原忠福 摄

故乡的雪

胡双庆

故乡的雪
通常是在水的中央初放
又或者，在树梢，
从一只乌鸦
黑色的羽毛开始
那是在故乡，腊月
临近春节的某个晚上

翌日清晨的第一缕光
是抚着雪色和
母亲的微笑，推开窗户的
母亲做的年糕
比屋顶的雪
还要洁白



淇河宾馆推出健康早餐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天之计在于晨。”从这句耳熟能详的俗语中可见早餐对于人的健康有多么重要。

早饭，今天您吃了吗？您是否只是匆忙地应付一下早餐？其实您有多忙，身体就有多受伤！

淇河宾馆怡心轩为住店客人提供健康早餐，一杯牛奶、一块糕点、一个煎蛋……营养搭配合理，菜品多样选择，尽显星级酒店温馨服务。



订餐电话 :0392-3307666

活动解释权归淇河宾馆所有